

尚友錄

(明)廖用賢編



尚友錄卷九

閩綏安

廖用賢

賓于編纂

楚晴川

張伯琮

鶴湄補輯

男

張坦讓

遜菴叅訂

孫

張任鄭

若虔

張任郎

夢選

校正

王

望出太原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世傳晉登仙是
王家之太子遂稱王氏出北海陳畱齊王田和

之後出東海姬姓畢公高之後出高平京兆魏
信陵君之後出天水東平新蔡新野山陽中山
章武東萊河東殷王子比干之後又唐王宗隋
末改爲王氏共二十一望咸以分封食菜爲主
也太原瑯琊

二望尤著

王

倪

上古老君弟子得道義農之間黃帝嘗問道
要于倪歷少昊顓頊之世初倪師于被衣齧

缺

又學于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

乎

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

乎

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

試

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

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涇

寢

則腰疾偏死齟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援

王
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螾食芻豢麋鹿食薦
螾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援獮狙以爲雌麋與鹿交
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
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
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
季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
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狂風振海而不能驚
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已
兇利害之端乎
王
詡
周受道老君晉平公時居濬箕之鬼谷號鬼谷先生
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詡遺之書曰
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臺三秋不得久茂
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
輕喬松之永

壽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
歡不畢論痛哉所著有鬼谷子集

王

蠋

周齊畫邑人屢諫湣王不聽退而耕于野燕
初破齊樂毅聞蠋賢合軍中環畫邑三十里

無人備禮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
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今國破
君亡吾何以存今乃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
而生不如死遂自經死齊士聞之曰蠋布衣也
義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求湣王子
法章立之是爲襄王樂毅封表其墓而去

王子喬

周名迥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
伊洛之間道士浮丘生接晉上嵩高山三十

餘年後見桓良謂曰可告我家七月七日候我
于緱氏山巔至期果乘白鶴駐山頭可望不可

到俯首謝時人數日方去後立祠緱氏山下

王

斗

周齊人脩道不仕與顏觸同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斗曰斗趨見

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于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于門斗謂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于國家矣于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斗之力也

王

剪

秦潁陽人秦欲伐楚始皇問李信曰將軍度用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翦翦曰非六

十萬不可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後李信大敗
始皇自至潁陽謝翦疆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悸
亂王如用臣非六十萬不可王許之自送至霸
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先生行矣何憂貧翦
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請田宅爲
子孫業耳王大笑旣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
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怛中而不信
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
我矣至平輿楚遣項燕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
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久之間
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因大破
楚虜楚王負芻斬項燕遂滅楚置楚郡子賁亦
爲秦將率兵滅魏又自燕南攻齊
率入臨淄民莫敢格者遂滅齊

王次仲

秦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于事要奇

而名之三徵不至始皇怒令檻車傳送次仲首發于邁化爲大鳥翻飛而去落三融於斯山故

其峰巒有太

離小翻之名

王

陵

漢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以兄事之及高祖起沛陵聚衆數千屬焉項羽執陵母置軍

中欲以招陵陵使至陵母私送使者泣曰幸爲

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

妾故持二心遂伏劒而死及天下旣定以功封

安固侯高后稱制以陵爲少帝太傅后議欲立

諸呂爲主以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

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問平勃平勃對曰高帝定

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陵
責平勃曰始與高帝喋血盟諸君不在邪今諸
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
於地下乎竟力謝病免歸

王

式

漢字翁思新桃人爲昌邑王師及昌邑王入
承大統以荒淫廢以式無諫書繫獄論死式
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
篇諫是以無諫書於是得減死論罷歸家

王

吉

漢字子陽爲昌邑王中尉見王放縱無度上
疏諫曰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

誦在後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心有堯舜
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神祿臻而社稷安矣大王

王

於屬則子於任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王
悅賜吉肉脯而放縱自若及王入臨大統吉戒
王曰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
有所發後王以荒淫廢吉以常諫王得減死髡
爲城旦宣帝立召爲博士諫大夫時帝外戚許
史王三氏權勢烜赫吉上言切諫上不從吉遂
謝病歸元帝立復召爲諫大夫未至京卒于道
子駿元帝朝爲諫大夫孫崇平帝朝爲諫大夫
褒漢字子淵蜀人益州刺史王褒薦褒有軼才
召至待詔金馬門上命作聖主得賢臣頌擢
諫大夫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
雞之神遣褒持節求之卒于道

王

褒

漢字子淵蜀人益州刺史王褒薦褒有軼才
召至待詔金馬門上命作聖主得賢臣頌擢

王

嘉

漢哀帝朝拜相嘉以時政苛急乃上言曰臣
聞聖主之功在於得人是以教化行而治功

立今者中材苟容求金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
畱神擇賢方今之急務也封新甬侯上託傳太
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諫曰臣
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
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
深高安侯賢倭幸之臣而損至尊以榮寵之四
方皆同怨疾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
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庇奈何輕身肆志
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
書奏上不能平乃召嘉詣廷尉嘉仰天歎曰幸
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遂不
食嘔血死嘉蓋指孔光何武爲賢不肖謂董也

王

商

漢字子威蠡吾人父樂昌侯薨商哀毀踰禮
悉推財以分異母諸弟成帝建始間大雨京

師民訛言大水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可御船避
水商曰此必訛言乃止後果無水上於是壯商
之固守數稱其議鳳大慚恨後拜相適匈奴單
于來朝見商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拜謁仰視
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宰相矣時
琅瑯太守楊彤與王鳳連婚其郡有災害商按
問之鳳以爲請商竟奏免彤鳳以是怨商誣告
其淫亂事帝以爲暗昧之過不從鳳固爭之詔
收商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時有兩
王商一封樂昌侯一封成都侯

王翁孺

漢武帝朝爲綉衣御史嘆曰吾聞活千人者
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子禁

禁子八人譚封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
曲陽侯逢時高平侯崇安成侯曼關內侯鳳爲

太將軍總朝高平
政錄尚書事

王尊

漢字子贛高陽人爲東郡守河決金堤尊投
白馬祀水神親執圭璧請以身填堤次吏民

數千人爭叩頭救止因露宿河干至水退方還
遷京兆尹被張忠誣害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
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
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未有昨以
京師賊亂選用爲卿賊亂旣除卽以佞巧廢黜
一尊之身三期之間卒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
復以尊爲徐州刺史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來
守是州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
此險道遂返車尊至是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
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在部二歲徵外服其威信遷東平相王所
爲不中度者輒諫止之累遷光祿大夫

王

章

漢字仲卿常貧病臥牛衣中泣與妻訣妻正
言曰京師尊重誰踰仲卿今值疾厄不自激
昂反涕泣何圖也成帝時爲京兆尹剛直敢言
雖爲王鳳所舉不親附之因日食上封事言日
食之咎皆鳳專權閉主之過前丞相商內行篤
有威望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爲鳳所罷身
以憂死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鳳
聞之使尚書劾章竟致之死初章欲上封事其
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昔衣
中涕泣時邪章不聽果罹其害

王

玄

漢高尚不仕隱居山谷孝景時再徵不屈就
其所居山封侯因名侯山唐宋之間諺曰王

玄拜

隱侯

王

琳

漢汝南人年十餘歲父母俱喪遭亂舉鄉逃

竄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

赤眉將殺之琳自縛請先

死賊矜而放之俱不殺

主

丹

漢下邳人哀平時仕州郡王莽連徵不至家

累千金隱居養志肯周給每歲農時常載酒

穀詣田間以勞勤者而誨勵其惰者十

餘年問其化大洽風俗以篤邑致殷富

王

仲

漢琅琊不其人隱居不仕好道術明天文時

濟北王興居反哀王襄欲致之麾右以師委

之仲懼禍及歎曰不去將鉗我於市

矣乃浮海奔樂浪山家焉不知所終

王

霸

漢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

不稱臣有司問其故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

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于霸故梁令閭陽毀

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

居守志茅屋蓬門連徵不起時又有潁陽王

霸字元伯光武至曲陽傳聞王郎丘在後從者

皆恐至潁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

濟光武使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冰堅

可渡遂前至河河水果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

騎而冰解後以功封淮陽侯

雲臺二十八將霸其一也

王

梁

漢從光武滅王莽帝以赤伏符文曰主梁主衛作玄武故自野王令召拜大司空雲臺二